



烏牛欄橋

守護進出埔里的門戶

◎簡史朗

過了烏牛欄橋就是回到了家，每一個埔里人一定深有同感。

埔里是一個深居群巒中的山城，對外交通主要靠中埔線公路到達台中、彰化，往昔不管負笈他鄉或到外地辦事，當坐上回鄉的巴士，在石子路上顛簸了一個多小時，一路上渡過溪澗、穿過山洞，景色的優美自不在話下，但是旅途勞頓卻也令人叫苦不迭。數著數著，一共得經過五個隧道，當穿過了最後一個山洞時，眼前的景觀豁然開朗，不遠處，長條狀的烏牛欄台地懶洋洋地躺在盆地西緣，以舒懶的姿態迎接著倦歸的遊子，再順著台地下的南港溪河階行進，很快地，烏牛



<我心目中的一座橋>

欄吊橋襯著後方樹梢上醒靈寺的黃色琉璃瓦，正敞開雙臂似地歡迎著你回來。車輪碾過橋板，發出噠哩噠啦的聲響，內心也懷著「終於回到家」的充實感。

烏牛欄吊橋得名自烏牛欄台地，而烏牛欄台地卻又得名自平埔族人烏牛欄社的社名。原本居住在西部豐原地區的平埔族烏牛欄社族人，因為生存競爭的壓力，於清朝中葉道光初年集體移民來埔里定居，他們把原鄉的地名也搬了過來，想當年大概總有幾分聊慰鄉思的哀愁吧！

今天烏牛欄台地上的平埔族人，只剩少數耆老還聽得懂鄉音，當陰曆十一月十五日他們的傳統平埔過年時，原先也是合社唱「挨焉祖曲」、牽田跳戲的，而今大約只供教會松年團契的長者們吟唱慕祖罷了！

烏牛欄橋還是吊橋的時代，橋的這端和那端曾經有過轟轟烈烈的戰事，二二八事件時，謝雪紅率領著她的學生軍退守埔里，穿白色軍



服的學生軍堅守橋頭，不讓國民黨的軍隊開入埔里，雙方隔著橋展開激烈的戰鬥。子彈打在崖壁上，飛過台地，掉在台地那端的水田中，發出令人驚怖的嗖嗖聲，男人們把妻小集中到公廳和教堂裡，心裡疑懼著「莫非又要走反了！」事件結束後，聽說謝雪紅越過中央山脈逃到花蓮，而那一群穿白制服、雙手反綁、成列跪在埔里警察分局前的年輕人們，後來也不知下落如何了，人們為著不必再藏稻穀、躲兵亂而長長地吁了一口氣。烏牛欄吊橋仍然晃著晃著，噤哩嘎啦地接度著過來過往的各色人等。

大約一九四八年前後，全省行政區域地名大調整，烏牛欄庄被以「不雅」的說辭更名為「愛蘭里」，烏牛欄橋自然也就變成了一「愛蘭橋」，雅當然是雅多了，只不過少了原本那份直截了當的鄉土味和歷史感，對後生小子們可也得三折四轉地補註一番，才能勉強地答應你一聲「喔！」，聊表明白知道了。

烏牛欄吊橋在五零年代末期拆除，改建成水泥橋，先是二線道，



<我心目中的一座橋>

又擴建成四線道。現今僅留台地這端的崖壁上嵌著殘存的吊橋基座，深植於基座水泥墩內的釦狀鐵環高高地掛著，像極了兩隻大眼睛，仍然守護著這個進出埔里的門戶。

(社會組 優等)